



霓／虹／鸟／丛／书

● 陈晓春 著

世纪末的 爱情

征 婚 启 事

男A:貌不惊人,潇洒在心灵;名为
硕士,心高气傲,其实并无才华;性格
豪爽,淡泊名利,只求真实人生;而立
之年,事业无成,只顾默默耕耘;月薪
八百,存款十元,注定一生清寒;追求
爱情,宁缺勿滥,耽误大好时光;痴心
不改,惟求真情,岂
论身份文凭。有愿与
此不识时务之男士共
患难者,来信请
寄北京师范大学
教务处陈康收。





NIHONGNIAO

霓 / 虹 / 鸟 / 丛 / 书

世纪末的爱情

陈晓春 著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末的爱情/陈晓春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霓虹鸟丛书)

ISBN 7-80611-830-6

I. 世…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0841号

.....

霓虹鸟丛书

世纪末的爱情

陈晓春 著

责任编辑:刘红哲

装帧设计:愚 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衡水市红旗印刷厂(衡水市人民西路109号)

经 销: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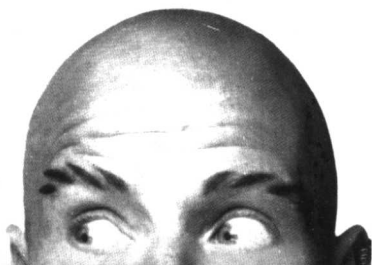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1/32 14.375印张 322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定价:23.50元

ISBN 7-80611-830-6/I·747

内容简介

小说的故事由两则内容和风格迥然不同的征婚启事引发开来，以主人公楚光和梁毅不同的情感经历作为线索，写出了百态人生，表现出世纪末人们轻浮狂躁的心态，渗透着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同时，这也是一部追问灵魂的书，作者以卢梭式的真诚解剖了自我，展示了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其笔触深入到了个人灵魂最幽深的地方。



74602/01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但
更多的是解剖我自己。

——鲁迅语

第一章

偶然从路旁边冒出来的那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看上去像口大棺材，顶上却分明立着报社广告部的招牌。楚光抬头观望一阵，脸上露出苍凉的笑意，慵懒的神态里平添出几分厌倦来。

“去他妈的！”他暗暗骂了一句，眼前浮现出刘文革那似笑非笑的胖脸来。他找刘文革盖公章时并没有说明用意，只说要参加社会上组织的某个活动，需要开具单身证明。“好事嘛，你这么大气，该有个家了！”刘文革满脸堆笑，把公章盖在事先写好的证明上面，他盖公章的动作有些夸张，把公章拿开过后又故意低头往纸上看盖好了没有。那过热的热情和脸上做作的微笑却暴露出他内心的阴暗。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别看他都对谁都一副笑脸，可谁知道他心里想些什

么？没准这家伙正嘲笑自己，说自己无能，连老婆也找不到。也许就不应该找他盖公章，像前两次那样，随便找个地方盖个章，或者干脆到西直门找人刻个假公章不也能应付过去？这下可好，他终于逮住机会嘲笑自己了，没准还会到处宣扬，弄得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进门才知道，广告部在地下室。楚光沿着台阶往下走着，心想也怪不得人家议论，别看在单位里自己总能以资格最老的光棍汉自居，经常用不屑的语气嘲笑那些在婚姻中备受煎熬的哥们姐们并不时显摆着光棍汉的优越，看上去他确实比别人活得滋润。孑然一身，了无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妻儿的拖累，想自己之所想，做自己之想做；闷了找朋友玩一玩，再不然就揣上钱到外地随心所欲地漫游一番……这些年来，他就是这样过来的。他的确也留恋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毕竟是有缺欠的，表层的快乐并不能掩盖内心的苦涩和无奈，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其实是在逃避生活。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男人，朋友们也这样看。豪爽的性格，大度的胸怀，为人正直，讲义气，这些使他在男人堆里受到尊重和拥戴，然而在女人中间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爱过也被爱过，然而女人同他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怎么也合拢不到一块去。邵磊老说是缘分未到，他自己也愿这样去想。毕竟缘分这东西是没道理好讲的，即便找不到老婆也算不得自己没本事，只是这缘分在从中作怪，没准什么时候这缘分也会给自己带来好运的。

他暗自怀着希望等待着，追寻着，抱着随遇而安的心态，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偶尔也会碰上几个令他心动的女孩，他打定主意刚要去追，却发现女孩身边突然冒出某个男孩来，使

他望而却步。失望过后他总想，一定有个更好的女孩在等着自己，自己一生的幸福也将维系到她身上。然而岁月蹉跎，时间一晃过去，不知不觉竟到了而立之年，眼见着周围的光棍汉个个都有了归宿，只留下他一个人形单影孤，内心的希望虽未曾泯灭，却已染上黄昏时的苍凉色调，他终于有些沉不住气，便决定主动出击。

这一次他总算有备而来，连衣袋里揣着的广告词也是事先用电脑打好的，短短的百十来个字，竟花费了他两天时间。想起前两次的失意，心底里不由得涌出一股难言的酸涩。在邵磊鼓动下，他真没少干荒唐事：先是给那些登征婚广告的女孩写信，那些文采飞扬的信寄出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后来他与邵磊一合计，觉得与其这样被人挑选，不如自己去登个广告，来个薄种广收，没想到结果更惨。第一次他参加的是一家妇女杂志社主办的联谊活动，每个参加活动的人无论男女都被抽象为几个阿拉伯数字张贴在四面墙上，数字后面标着每个人的条件和征婚要求。他百无聊赖地在那饥渴的男人和女人间游弋，那感觉就像进了人肉市场。他知道自己那身臭皮囊在那场合里难得卖出好价钱，也就乐得袖手旁观别人的好戏……两个星期后他总算也收到杂志社寄来的信函，于是见到了那名叫秋燕的女孩，那情景令他至今刻骨铭心！第二次找的是电台，结果同样也是惨不忍睹……两次失败却使他找到了窍门，心想要使自己不被那些千篇一律明码标价的征婚广告淹没掉，必得扬长避短，出奇制胜。他对衣袋里那豪气冲天的广告词有足够的信心，心底里感受到的却是难言的苍凉。

他苦笑着叹了口气，沿着潮润的走廊往前走着，心情竟有些紧张，那感觉如同就要输光的赌徒，想要孤注一掷，等待着

命运的裁决。

“你找谁？”一个高大的身影立柱般横在他面前，鼓着双大眼睛俯视他。

“我……找广告部。”他仰头看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往里缩着。

“来征婚的？”那人盯住他，好像要把他穿透似的，带着嘲笑的意味。

“我……”他苦笑着，有些不知所措。

“往前走，那间就是。”那人用手指了指，说。

他无奈地笑了笑，逃跑似地从那人身边走开，心里却憋了口闷气，怪自己刚才有些失态，那样的小事也应付不好，把自己搞得这样狼狈，那家伙也真是的，又不关他什么事，打听那么多干什么。这么想着，忍不住回头去看，那人却已消失了踪影，便自我解嘲似地笑了笑，抬手擦去脸上的汗水。

他轻轻喘了口气，来到那间屋子门口，往里张望着，见里面有人，勉强挤出些笑容来，问：“请问这是广告部吗？”

“什么事？”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抬起头来，看着他。

“我想，登个广告。”他笑了笑，说。

“哦，您先等一会儿！”女人和蔼地笑了笑，用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他走进屋去，见那女人对面坐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心想这老兄大概也同自己一样是来征婚的，便冲他笑了笑，在椅子上坐下来。

那男子正紧锁眉头坐着，似乎遇上了什么烦心事，见有人对他微笑，嘴巴也就往旁边拉扯了一下，样子却有些难看。

“你说你有几千万财产，还有汽车别墅什么的，总得有个

证明嘛!”那女人看着那男子,说。

“证明,是有,可你们没说要这个嘛。”男人显得有些不耐烦,说。

“你这情况比较特殊,说实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女人说。

“怎么不相信人呢,我骗你们干什么嘛!”男人说。

“不是不相信你,情况嘛,总得核实清楚,要不然,出了问题谁负责?”女人说。

“怎么核实嘛,又不能把我的工厂从广州搬了来给你看。”男人苦笑了笑,无奈地看了看楚光。

楚光也笑了笑,暗自打量这男人:中等个头,西装革履,皮肤黝黑,颧骨凸出,像南方人,很朴实,怎么看也不像印象中那些腰缠万贯的大款,倒像乡村来的民办教师。

“你能不能让当地政府开个财产证明过来?”女人用商量的口吻说。

“这没问题,可这得耽误多少天!”男人说。

女人想了想,说:“反正这广告最快也得下周末才能登出来,这样吧,我们先给你办了,下周以前你把证明交来就行。”

男人想了想,叹口气说:“好吧,没想到这么麻烦。”

楚光笑了笑,很有同感的样子。

男人看了看正伏在桌上写字的女人,转过脸问楚光:“你也是来征婚的?”

楚光脸上发热,点点头。

“交钱吧,四百。”女人抬起头来,说。

男人掏出个大钱包,数出四张,递给女人。

“这是收据,拿好了。”女人盯住男人手中鼓鼓的钱包,

说。

“这就行了?”男人接过那张纸,塞进钱包,看着女人,问。

“记得把你的财产证明交来就是了。”女人说。

“没问题!”男人爽快地笑了笑,又看了眼楚光。

楚光看他走出门去,转过脸来,见女人正看着自己,知道是轮上自己了,便笑着站起来,坐在刚才那男人坐过的位置上。

“征婚的?”女人看着他,问。

“哦,是的。”他有些慌乱,说。

“有证明吗?”女人问。

“有,在这儿。”他把手里的证明递过去。

女人接过,低头看着。

楚光看着她,僵硬地笑着。

“吴姐,你说,刚才那人真有那么有钱?”说话的是坐在另一张办公桌前的一位戴眼镜的女人,看上去年纪要轻些。

“谁知道呢!”坐在楚光对面的女人有些漫不经心,说。

“看他傻冒样,哪像个有钱的?呃,就说他穿的那皮鞋,我看顶多也就值五十块钱,再说啦,他真要是个千万富翁,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戴眼镜的女人说。

“这可说不好!”坐在楚光对面的女人说。

“你没听人家说,这年头除了自己母亲以外,什么都可能是假的。”戴眼镜的女人叹了口气,说。

坐在楚光对面的女人笑了笑,把桌上的本子往楚光面前推了推,说:“这个,你填一下!”

楚光低头看看,抬头对女人说:“广告词,我,写好了。”

说着，把那张纸从衣袋掏出来，递给那女人。

女人接过去看着，皱起了眉头。

楚光看着那女人，觉得自己的心和身体都在往里缩着，有些透不过气来。

“字数超了，按规定，不能超过一百个字。”女人抬头看他，对那不同凡响的广告词并没太在意。

楚光却松了口气，如同获得赦免一般，连忙说：“我多交钱，行吗？”

“交三百吧。”女人说。

楚光二话没说，把钱掏出来给了她。

“抄一遍，在这！”女人接过钱，埋下头去给他开收据。

“吴姐，你想怎么办，那‘千万富翁’的事？”

“不是说了嘛，只要能把证明开来，给他登就是了。”

“真要那样，还不知能骗来多少小姑娘……”

“这男人也怪，那么多钱，还偏偏就要找个不爱钱的姑娘。”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本人就是个冒牌货嘛。”

楚光把广告词抄写了一遍，交给对面那女人，问：“行了吗？”

女人随意瞄了一眼，说：“哦，行了，你的收据。”

楚光接过收据，问那女人：“什么时候能登出来？”

“最快也得下周吧。”女人说。

“那好，我走了。”楚光笑了笑，放松了许多。

梁毅拉着行李车往外走，眼睛往外面的人群中瞅着，希望看到小妹的身影。他本来没说让小妹来机场接的，是小妹自己

主动说的，她说咱兄妹俩也快一年多没见面，好不容易回来这么一次。不过她也没把话说死，只是说假如有空的话她肯定会开车来机场接他。他听了这话就预感到她八成是来不了的，小妹本来是个做事没谱的人，现在也成了大忙人，大概顾及不到他这当哥的。

梁毅把人群瞅了个遍，没见到小妹，难免有些失望。在这个城市里，小妹才是他最牵挂的。别看她如今混得不错，也当了什么公司的副总经理，在他眼里总还是那个刁钻古怪精明伶俐的小姑娘。听说她跟赵白生搅到了一起，那小子可不是什么好鸟！别看他如今混得人模狗样的，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的，全是沾了他老爷子的光！小妹原来也是很讨厌他的，要不是她把那信的事说出来，自己也不会同赵白生打那一架了。想不到事隔这么些年，小妹还是要落入他的虎口！

“要车吗？”一辆夏利车在他身边停下来，司机探过脑袋来看他。

他点了点头，又有点不死心，往两边看了看，把车门拉开，先把行李放进去，然后钻进车里。

“上哪？”司机瞟了他一眼，问。

“先进城！”他眼睛往窗外看着，漫不经心地说。

司机瞅了他一眼，开动了汽车。

梁毅看着窗外，又想起小妹的事。她同赵白生的事，先是从别人那里偶然听说的，后来在电话里问起这事，小妹说赵白生对她是很好，不过她还没想过要嫁给他。小妹说起这事时总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语气，似乎像她这样聪明伶俐的女孩子无论怎样也吃不了亏，这正是他所担心的。那小子玩女人可是有一套的，而今又是京城里的衙内，谁都知道的，小妹落在他手里

还能有好！他每次向小妹提起这事，小妹也总是遮遮掩掩，不是支支吾吾，就是把话岔开。她很清楚自己对赵白生的态度，说明她与那小子的确有了那档子事。这很令他感到沮丧，感到窝火。

“南方来的？”司机主动找他搭话。

梁毅点头，懒得说话。

“看你就像南方人！”司机说。

梁毅有些奇怪，扭头看司机：“我哪像南方人了？”

“口音像，长得也像！”司机说。

梁毅苦笑了，心想这几年自己大概是变化太大了，在南方像自己这般高大魁梧的男人可不多见，尤其广东海南那边，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个个都那么精瘦，颧骨凸出，眼睛下陷，典型的马来人种。

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立交桥，广告牌，道路两旁的树木，还有远处的高楼大厦，在他眼里都变得陌生起来。每次回来，他都会产生这样的陌生感。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很难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虽然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几年，那种距离感并没有消失，反而加剧了，每次过来，就像回来做客。也许这里本不该属于自己，可又有什么地方是属于自己呢？他原本在这城里也是有个家的，可母亲去世以后，他失去了依靠，也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一年多以前，父亲又把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娶回了家，不久前那女人还为父亲生了个儿子……想着道貌岸然的父亲怀里抱着婴儿的模样，他总觉得好笑。父亲也真够能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居然还能整出个儿子来，要抱到街上去，别人准把他当那孩子的祖父。不过父亲能走到这一步，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其实才是他的本性。他最烦的

就是那种人，明明满肚子男盗女娼，偏偏摆出正人君子的模样指手画脚。好在社会在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邪恶的同时也变得真实起来。在他看来，怀里抱着婴儿在大街上溜达的父亲总比一本正经坐在办公桌后的副部长要真实得多、可爱得多！

梁毅总想，父亲那辈人其实是很可怜的，从开始就把自己树立在神圣的位置上，又偏偏摆脱不了人类的七情六欲，想要做点人该做的事也像偷鸡摸狗似的，心虚不说，还得遮遮掩掩。父亲就像有胆量的了，他与母亲明明没了感情，可直到母亲去世，那名存实亡的婚姻却一直在维持着，他们自己相互摧残不说，连子女也跟着遭罪，自己与父亲间的隔阂，多半也是母亲的缘故。小妹说父亲这回娶来的女人果然厉害，父亲在她面前就像孙子似的，连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梁毅心想这不奇怪，毕竟面对的是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女人，年老的父亲难免会底气不足，只好哄着她点。那女人敢嫁给父亲这么个老头，大概也不是平常的女人。

“前面就是三元桥了，怎么走？”司机提醒说。

梁毅回过神来，叹了口气，还是给小妹打个电话吧。正想着，衣袋里的手机响了，打开来听，原来正是小妹。小妹说她正在厦门，临时决定去的，所以没能到机场接他。他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她会尽快赶回来的。

“上桥，去北太平庄。”梁毅叹了口气，说。

“北太平庄，什么地方？”司机问。

“哦，到华北大酒店。”

梁毅想了想，便给楚光打电话，拨了号，却没人接，他有些失望：这小子上哪去了？跟他说过自己今天要来的，大概不会走远！先住下来再说，下午让楚光把大伟和邵磊都叫来，喝

喝酒，一起玩玩。哥几个都混得不如意，又有一年多没见面，得好好聊聊。

从地铁站出来，楚光才想起梁毅要来，昨天他已告诉过大伟和邵磊，让他们晚上过来聚一聚。按理说在自己地盘上就该自己做东，可眼下他手里总共不到一百块钱，要是找个小饭店或许还能应付，可人家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哥几个又有好久没见上面，就算大家都不讲究，总也不能太寒碜。说不得又得到罗凡那里借些钱，可上回借的钱还没还上，这回再开口真有些难为情。没想到登个征婚广告还花那么多钱，到头来没准还是一场闹剧，除了把自己再糟践一番，什么结果都不会有的。

“这位大哥，等一下。”旁边凑上个理着小平头的小伙。

“干嘛？”楚光停住脚，疑惑地看着他。

小伙到他跟前，定眼看他的脸，说：“这位大哥真是好福相！”

“什么福相？”楚光问。

“看上去你要交桃花运了！”小伙说。

楚光心里一动，问：“什么桃花运？”

“到那边去，我给您看个相。我可不想要您钱，我也不是看相的，只是觉得你这人面相好，好心想给您指点一下，要不然钱再多，我也不会开口的。”小伙说。

楚光看他那尖嘴猴腮的模样，完全不像有道行的人，再说自己身上又没几个钱，便随口问一句：“多少钱？”

“什么钱不钱的，我看相又不是为钱……”小伙说。

“老实跟您说，我身上就两块钱，做车费用的……”楚光说着，故意掏着腰包，摸出些零碎的角票来。

“你这么不相信人，钱再多我也不看的……”小伙嘴里嘀咕着，晃荡着退到路边去了。

楚光往前走着，想着那小伙的神态，觉得好笑。人倒霉的时候总是容易相信命运，因为没法把握自己，便很无奈地把自己托付给命运。楚光原本是不大相信命运的，可人生中碰到的尽是倒霉事，而许多该成的事偏偏做不成，许多该得的东西偏偏就得不到。就说这婚姻大事吧，他哪点比人差了？怎么就找不到要找的人呢？他身边也不是没有过女人，也不是没有过女人爱他，可爱他的女人偏偏是他无法去爱的，而他能找到的女孩不是名花有主，就是根本看不上他，他偏偏又是生就那种随遇而安的脾性，从来不会在女人的事上死搅蛮缠。这些阴差阳错的事多了，渐渐便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个叫命运的东西在与自己作对。

对于命运，楚光总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至于说能否预测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对于面相之类的玩意，总是半信半疑。小时候县城里就有几位有名的巫师，据说都是能驱神弄鬼，既会算命，也能治病，又个个都是断子绝孙，知道根底的人说是因为泄露了天机的缘故。对这类神秘人物，楚光从小便感到有些敬畏。他也算过几次命，都是在名胜之地，给他算命的人不是道士，便是号称赛神仙的瞎子，花费的钱财也是一次比一次多，从十块到上次在成都的二百七十元，可算完过后总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本来受了邵磊的影响，他也看些佛道方面的书，又练过气功，知道对这类事向来要虔诚才行，加上每次算命都是碰上自己倒霉的时候，心也就不得不变得虔诚起来，以至于人家要多少钱也不敢不给，那时候他好像完全被算命人所控制，谈不到有什么智商了。给他算命的人说